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四

後學刑部郎中吉水王佐功載輯錄

金石遺文

畫記

唐昌初繪愈退之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披甲載兵者十
 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者且十人騎且負
 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由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
 者三人執器而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擊鼓而立者一人騎而驅
 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鐵植
 者七人甲冑執械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徑徑寢休者二人甲冑坐
 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勝是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
 後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一人有一人提且注者四人
 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有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

首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駕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六有二為
入大小二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六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
上者下者行者臺者涉者陸者翹者顛者鳴者震者訛者立者飲
者渡者陟者降者奔者磨樹者噓者嗅者言相戲者怒相鬪者若蘇
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物免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
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臺駘二頭驢加臺
駘之器而加其一馬集一犬羊豕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
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豆登豆筐宮鑄金
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西極其妙貞元
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
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喜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
藝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顧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
二二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咸

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
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河中而喪焉居閑廢
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馬也今雖過之力不
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六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
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特觀之以自釋焉

觀八駿圖說

唐河東柳宗元子厚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非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
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憐咸若鸞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螭螭若
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
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婦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此孔子如
俱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愛與人同身今夫馬
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汗者視之
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惟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

人有不足而負販者有不足為士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
者類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食肉締而清裘而煖一也推進而至於
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麟騶白義
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其頭為
龍鳳麟騶螭蝦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
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告牛若蛇若
俱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
之則駿聖人出矣

龍馬圖贊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逐
人靈道以共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惟
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千年從封禪却籍鳴和鑿者數十事遇
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

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俛尾垂鬣乳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
平和樂百樂陳兮鳴鑿在御大路遵兮世胤道恃還吾真兮哀鴻
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拔裔滄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
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貼厥身兮匪馬之慕
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矣

宋金石遺文

集古錄目序

宋廬陵歐陽脩永拜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福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
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巒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
革可裘而有也玉出崑崙流冰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
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細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漆而穴法彝火能銀而後進其崖朋壑塞則

遂莖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
而金玉珠璣世常蕪聚而有由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
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
以來至寶休奇偉觀工妙可貴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禱然
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以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
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
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者如一手性顯而嗜言凡世人之所
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甘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
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
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村僻塚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
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朱且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性
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

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據其要別為錄月因并載夫可與史傳
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
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乎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
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
陽脩序

集古錄跋尾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也陽郭芝為公昉脩廟記之漢碑今
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俱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
名但云君子公昉爾又云者其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
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與若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
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法藥日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烏
戰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請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
自爾府君徙為御史憲憲被目君乃畫地為獄召鼠豕之視其腹

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無所造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昉
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廳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更有大風
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皆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為據
立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
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惠交
改為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卑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
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
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
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
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
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
仆于野為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者之譜牒

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
帝以來子姓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序
序豈非譜繫源流之薄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為重也不然則
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
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充備士大夫務以世家
相高至其弊也或以福輕薄婚姻附托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
子脩飭喜自樹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
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
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
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
友之間不過敷衍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
妍或醜一自能權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

其音能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詭而想見其人也於高
丈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瘦力以學書為
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宋文鑑百事下者滋字瘦字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薛雄戰
處後皆建佛寺云為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
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
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
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
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
及於草木昆虫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
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周
適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大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

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
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
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有
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間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携之言示之
事差論昏愚若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
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為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
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
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
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奈何為我自
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
及生民毒流王至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
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

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真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
其自補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
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誣亦非其
所可與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
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
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
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
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
以其所樂勝其所以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趨去
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
苟以遂其非後有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
所習則異然由一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

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嘆也
右公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
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誠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
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
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與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之本末矣
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
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棗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
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何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擇闔
之陽開陰塞繼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
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
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
致也其次簡且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

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或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感在或山林處士之相携或委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皇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潞王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土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在或亡其存者

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讀李翱文

子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踰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性無薦已者故丁寧如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乃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以而雜處者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惟神充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

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朝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朝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朝憂者又皆跡遠與朝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書董子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畧舉其篇名今其書總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賦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幸於其師之說不

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憤哉

薦司馬光劄子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服藥空和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益議最後也以此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繼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明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侍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盡不盡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
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宜明
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則
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不能動聽
而旁有群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以
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為
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屢清華而臣下
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
而人主無由取信幸陛下納諫之意遠陛下賞誨
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
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
道安負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
靜寡言富貴不深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父更
犯顏色而觸忌
君聖主之所難
可鄙而不足為
首陳則忤貴權
改遷致陛下有
速進之階蓋緣
有厭人言者因
乘者其言益輕
之心臣以謂欲
著則既無干進
學為衆所推守
子器識深遠沈
吏事兼有行材

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
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
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
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
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薦布衣蘇洵狀

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意
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
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外
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
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
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
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
然所謂夫人不
諫官四員已而
補足四員之數
榮恩未知報效
若古人薦賢推善
下詔書戒時文
學古履忠守道
野之遺其自重
筆所宜求而上
嘗一舉有司不
章不為空言而

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懇
於今實其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以
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
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堪
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雋賢又詔兩省之
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陋
見新受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姿識
論議遠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
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狀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

之難愧於不廣

見秘書省校書

蘇軾行六言多所得苟有所見其
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
進行義自

脩東南士子以為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為
名其所為文音流遠近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
簿王回學行絕固其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
人者皆一時之秀其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
縣不獲聞達議者謂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
職任欲望聖慈特賜擢如後不如舉狀甘當同罪

蘇文忠文
慎改寬

近世人輕以意改言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
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
前輩皆不敢輕改言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

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
皆作疑陶潛詩採無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
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
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
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
狹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指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為
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
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
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
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
士自謂六一足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

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
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
居士殆將隱矣

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
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樂湯武豈
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
曹巫黨中玄亦不免變豐之禍晏自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
晏以神及美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鬼妄作名自相刻畫類皆
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篆髓後

宋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篇凡古今自說班揚賈許
二李二徐之學其頑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

不用意斷曲說其以私者蓋關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一信嘗論與子者之有說文加譬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止以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古小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問也者色取仁而行忠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右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中有水比以逢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坊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知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夫欲速貧先欲速朽此以八字成然猶不可一日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之耶子愛即君之學簡而通故私以

王臨川

孔子世家議

宋臨川王安石介甫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歸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曾南豐文

金石錄跋尾

宋南豐曾鞏子固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秉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武帝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帝時拜執金吾卿秉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脩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錄真君秉為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範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撰其碑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曾子固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板侍郎鉅鹿郡公魏徵燕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曾子固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為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仕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為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編學寺禪院碑

曾子固

襄州編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脩國史韋承慶撰太子少詹事

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侍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請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眾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眾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封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主義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道勁有法誠少與為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為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為常樂寺於今為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曾子固

丁道護書啟法寺碑一興國寺碑北隋開皇中立啟法寺今為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為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大學官楊秉家而此碑陰又

有道護書襄州鎮守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并記

韓公并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制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并傳言汲者北行人雖賜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并楚故城今言之故墻者由太祖父烈相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禕碑

晉陸禕碑此碑云禕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出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禕亦為六年召宿衛郎中禕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之二委戈執笏入寶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為左丞相又云凱字禕初

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并偏將軍凱亡後入廷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熙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為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意依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指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為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乃能如此其指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為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祚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子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漢上武漢邊馬端激石流數百里背馬援南無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埙為作一河和之名曰武漢深曰滂滂武漢一河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久溪何毒淫

周府君開此溪合具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右云碑此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按武水源出彬州臨武縣巖巖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水具水黎溪盧溪曹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謂湍浚為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高祖蓋當時已為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今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祚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摸以來永祚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首年博覽也永祚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二二月旁死魄君謨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

余考之古字如亦作灸人作凡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符二字身永結原父君謨皆博雅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化寺卧禪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州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禪俗姓辛名西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元寺右脅而卧諱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為就寺造淨土堂故石銘自河隴沒於羌秦州縣坊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石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謂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四夷雖忍唯其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姓無欲善之端是以唐有友之世東漸于海而被子流以湖南暨聲教則

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古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

永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為始判官已下皆列

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太和

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為始副使已

下皆列次姓名續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大保兼侍中潁川郡鍾某為始列副使已下如

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

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為始至熙寧九年祠部

厚井銘

郎中集賢校理葉均

辱并銘辱并有篆文云辱并在此可不戒乎并下文共十八字在并石檻上不知誰為文又有景陽樓下并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并記云江寧縣興嚴寺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代有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大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上原王已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字伯都郡之西狹閣道溫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實墜之害乃與功曹史李曼定策勸衛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鑿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院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日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翁嘗

命繩池治峭嶽之道有龍白麻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是仲約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郿閣頌以遺余稱折里橋郿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翁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之患而翁字残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曰跋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正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為李翁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疑其可忽欤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各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偽往往皆傳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廉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知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偽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涿郡四南接於巴蜀為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則武都之祿也郿閣立於建寧五年翁治瀟嶽西狹

郵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一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跋黃庭經

九靈先生金華戴良叔能

黃庭經為王氏父子所畫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評其小字殘缺者蓋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秘監稱其溫潤可喜之語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復生當必能辨之矣
法帖題跋

跋叙古千文

朱文公

右叙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途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誦之而謂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

有取於斯乎

用撫即學

刻真南康郡齊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

淳熙己亥八月

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瀛溪先生拙賦後

右瀛溪先生

所為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

之田間已斷

衣然尚可讀也

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展可

之乃曰

院之東室榜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後

之君子俾無

遺先生之所耻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

熹謹記

跋米云章帖

米老書如子馬脫御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正歲此卷尤為特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宝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殺矣如劉次若若能書名其
一則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為可
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
得不殺亂一本馬甘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
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
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
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
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奉
廟記憐不必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
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倦遊之日遠無復有意
於人世也喜記

跋東山嶧山碑

金華王魚負齋

東邨趙公出嶧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

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
之可法耳三五及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從以其篆之古也然登
嶧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
有棗木本公騎省模唐刻于石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
者亦不得定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
撫笑所謂鮮公鉤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邨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
自可貴此言為不誣云

跋嶧山碑

金華黃晉卿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
已久新有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
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五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童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
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音
齊襄公復仇也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
可一切以功利目之手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周上誣民
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 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習永有草千文跋尾

金華宗景漁

梁武帝歆學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召周興嗣次韻
一夕而成須髮為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摹勒諸帖
上石見帖中一則書海賦河淡等字又謂為章草之宗遂誤指為
漢章帝所書者固不足責後付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為承著
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耶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
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
賦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義之抑又何耶

非米南宮黃長庚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為其所惑余久憤於
中因題習永所畫早文故特表而出之習永名法極義之七世孫字
畫之佳則有不待贊也

跋黃庭經

王禕子充

黃庭經刻本出於蔡州者傷於骨勝出越州者病於肉多此本通北
方古刻肥瘦適中而神意俱全信為佳本海內絕無而僅有者也
書學傳授 增

吉水解縉

書自蔡中郎雖十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為書家
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王常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相傳魏相國鍾
繇元常元常初竊閱批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高
誕塚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為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字氏及
其猶子會衛夫人得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
於其父枕中窺目秘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眾碑諫無

崔蔡草並杜張首集草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登峯造極典午
之興書家之盛也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少公籍向
侍中秀草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度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
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右孫及却超謝朓等
而大令獻之獨擅美大令傳勞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梁
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
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
保稷嗣通是為首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為世所賞少保
傳李北海甚與加具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東之東
之傳猶子彥遠立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
白徐會稽浩真如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藏真邱彤常玩崔
邈張後申以至揚少師疑式疑式傳于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宗吳
李西臺建中周暹部越皆知名其後蘇太師軾黃太史庭堅米南宮

帝蔡端明襄卓公為時名家蘇舜欽時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
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庭筠南宮之甥擅名于金傅子澹游至張
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
南宮之傳而天省公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
師之康里平章公山得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
文白公得其灑波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
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宮時臨川危素太樸饒介介
之得文傳授而太樸以教宗遂仲珩一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
少親受業于山之門介之以授宗克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
楷法得名傳其子以公其孫樞在洪武中任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
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浮丘公童子亦曰介白臨川人
遊建康丁仲谷婿高之後卒于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丁卯
宋璠字仲珩金華人太史公仲子仕中書舍人卒於洪
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臨晉人寓居錢唐洪武丁卯以布衣卒
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錫廬陵值夏人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字希原字子之舉新安人彌逸庵兩寅訥叟幼
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為遂寧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中盱江人一字建德得書法于宋克一云或謂與克
同受學于紹興老僧云

揭樞字平山竹豐城人

右此文後有春雨二字用珠界有白紙寫或正或行最為神妙
蓋先生下錦衣一頁春雨必為指揮使紀綱書之而流落他家

今為南京刑部尚書楊寧所得余又

得先生遊絲字二幅直書於陝西水

秦府所得因併識之

天順三年己卯春三月 王佐

東觀餘論

東觀餘論法帖刊誤上下二卷計二百二十七條乃宋秘書郎
黃伯思長膚撰辨別三代以來古器漢晉以來中帖研究款識
製字書畫真偽了然明白凡學古臨池之士宜精究之佐既錄其書
又略識于此云

元虞文靖公文 十三條

跋柳誠懸墨蹟

臨川虞集伯生

余幼年來崇仁得此書所書皆楷并夜絕之字一本云是中書
梅真李公推乃歸眉公是書余未識一柳公筆法亦不知此正精勁

之精否摹榻之工拙也後之是均也郭人曹彦禮先生同館見其
所藏柳公易賦靈室經真蹟非徒筆精且空妙嚴勁鎮密神
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黃機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勿田九格
臨玩僅半歲得古好雅者以重金明請曹日氏後雖數見不能久
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心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
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謀致榮乃但口絕交書墨迹與石本並卷
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
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以為悵
惘書其後而歸之

題歐陽公曾公二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
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曾公家世自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
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與子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

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
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
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以石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
以可貴也

跋陸友仁所摹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
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摹款識
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罴以鳩汝方大顛闕天散宜生於
一日之間哉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續篇

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從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廿六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充者乎然昔之為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雖言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只感在品級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目下字有所擇焉此類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止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為繼矣盛唐作者變又出焉宋人遠不相逮宋元章黃伯思比日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因然臨池者尚三

思斯言哉

年書陰符公後

陰符托黃帝以為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峯所為此近是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其未亦久矣世人亦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其與公言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定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題宋諸陵書像必以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勅作威儀之則庭幾如也見之至順卒未今天子有詔史館脩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然閣下像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善魏法度自整正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
佐按程不識漢元光初曲李廣為東西衛尉程治軍極嚴廣極簡易俱名將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
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之左異臨與子之家必謹
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之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
者子定祐中集從公在松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
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
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題王惟惻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況及散漫而摩詰
備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溪朱黃洲藉卒夷塢之目何所
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
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
而無卓然節操者志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微於玩物者
乎善觀是圖者併以且求之

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
以戲弄翰墨為能事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
也作而新之如震辰斯驚焉時而化之如澤斯時以致雷雨滿盈之
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
則善体物者矣歎觀能之所以為靈聖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
之也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登盛唐之作六七百年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者其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解學士文集

題縛筆帖

吉水解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筆義獻復生無所用其巧吾尋常必作佳書為傳後計非陸穎筆不可陸穎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九能知筆之病次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可吾昔由辰陪時讀書農時手自耘種古者士大夫皆然風俗日薄遂不肯言縛筆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六要須臾云人墨蹟布置間架相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以水畫黑鍾丞相絲入抱續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六年不下樓嶼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終海騰唐太宗皇帝間板馬上書字夜半起起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識問架古人以簞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漢獻而下世無善書者特智永能寤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小篆二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之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唐希原惜乎工未全及草草度時誠竊自愧報耳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縉紳書

跋蘇文忠公書

書之為藝非他藝比也歷世聖賢書之蓋宣人文施治化述六經應
為事經天緯地不能外此至一千萬年日久而不可闕者豈他技藝
之能比哉是故有庖犧作書契三皇五帝無
於書者世遠不

能得見其迹古文尚書與世傳石刻亦仿
周人善篆書孔子為人作題扁六字觀闕
聖牀前現延陵季子之墓

石可見矣漢晉唐宋帝王皆與書漢光
武立車帝晉武帝元帝唐

太宗宗太宗高宗其尤也當時臣庶多能
善杜度張芝鍾元常王

逸少歐虞褚薛蘇黃米蔡其尤也其
工於書者豈圖為人觀

美我蓋天之文與地之文之一也景星卿
雲人皆仰之精金美玉人

皆寶之繆惡之書見款吐
且不暇何以垂世傳遠哉余嘗患世

之不能書者不自咎其拙惡而以書為末
只執云藉口也蘇文忠公大

節表著文章妙天下其書師顏魯公短
橫醇厚字筋骨隱映古意

渾成中藏至巧如周鼎秦鍾使人可愛周
可以破愚思起懦於千百載

之下余既耽書
安知不與古人並傳也

安知不與古人並傳也
誠此為之兆示

跋六兄所藏李邕書跡
右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

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
余里
進之藏之秘府今卷首
見而足兼有壯不演題識
既也去蓋佳口其偽此真
者正不須也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五

雲間曹昭明梓著

雲間舒敏志與子編校

吉水王佐功載

古畫論

畫有六法三品

此下俱見吳興夏士良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運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
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
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
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熟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
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苦六窺其巧者謂之神如筆墨超絕傳亦得
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三病

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
與物狀平福不能爾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
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疑礙不能流暢也

六要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未
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六長

兼兩永筆一也僻法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恠求理四也無墨
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制衣作楷模

釋像有善功方便之類道流具備真度世之範帝王宗天自龍鳳之
表外夷有慕華欽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
烈之貌隱逸識高世之節也具威尚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

儀鬼神作醜醜馳越之狀行女宜秀色嫵媚之態田家有醜野朴野
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畫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
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二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執林木
有榘枝挺幹屈節破皮紐多分數萬狀山石多作巖頭亦為
凌面要見幽遠而氣而而秀潤而而獸須備筋力精神毛骨隱起
魚龍求游泳之妙升降之水水湯湯若動使人有浩然江湖之思屋
木折筭無虧筆墨均壯空空花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條
老嫩苞萼先後自然園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禽鳥尚
毛羽翔翥飛集之形知以不不能盡監閱之精妙然工拙亦略可見
矣或有逸品皆高人勝意意者當求之筆墨之外方為得
趣

古今優劣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

且頌信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關立德立本皆絕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之巨周昉韓幹戴嵩高氣韻皆法皆出意外後之學畫者終莫能到也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王孟居名家之流雖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當與陳唐之倫且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後

粉本

古人畫畫其理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卓卓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宜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腠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宋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事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

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濕亦不可看畫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

唐人五代絹素分厚薄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古人畫墨色俱用絹縷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倣而粉墨比目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入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令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

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手臨摹之作故秘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為有迹惟明白所題家多真眼者自能別識也

在水視書畫更定式十條

大整幅上引首二寸下引首一寸

小全幅上引首一寸七分下引首一寸九分經帶四分上標除打欄

竹外淨一尺六寸二分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二寸六分下引首二寸六分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上標除打撒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

下標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下引首二寸九分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五分下引首三寸三分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鑄鑄用引首闊四寸五分高者五寸

古畫不脫不須有標音表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微態艷蜂蝶只

在約略濃淡之間二經背多或失之也故紹興莊衣禿古畫不許重洗

亦不許裁剪多禿音後上音等也衣禿禿也又平禿得揭薄若紙去其半則畫畫精神一如摹本矣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

畫六十二忌

一曰布置拍塞 二曰遠近不分 三曰山無氣脉 四曰水無源流 五曰景無夷險 六曰路無出沒 七曰石止一面 八曰樹少四枝 九曰人物偃僕 十曰樓閣錯雜 十一曰滂淡失宜 十二曰點染無法 凡畫者有犯於此雖工不取

辨古名畫

佛道有福聚地嚴之像人物有顧盼語言之意衣紋樹石用筆類畫衣紋大而調暢細而勁健有捲滑飄舉之勢樹分老嫩屈曲斲皴皮石委三三面皴散老潤山水林泉幽閑深遠有四時朝暮風雨晦明雲烟出沒之景水源來歷分明蕩蕩若動橋梁往來野迤迤迴屋廬深濶一斜一隨百軒折筭無虧魚龍有游泳升降之勢花果陰陽四背帶露迎風飛禽走獸飲啄動靜精神奪真有如此者定知畫為名手也

古畫真迹一難存

董源李成皆亦小人也所畫猶稀如星鳳况晉唐名賢真迹其可得見之哉嘗見其真故蓋古畫紙絹皆脆如常舒卷損壞者多或聚於富貴之家一經水火喪亂則舉群失之非若他物猶有散落存者

書畫一法

古人云書無筆迹如書之藏鋒常見趙魏公子曰印自題已畫云石如飛白木如空石寫竹應須八法通正謂書畫一法也

畫山石皴

皴上音送皮細起也下音積亦皮細起也又云木皮甲錯也

畫山石有披麻皴亂麻皴亂雲皴斧斤斲痕皴亂柴皴芝麻皴雨點皴枯體皴田皮皴彈渦皴有濃澹石頭皴墨磨頭皴凌向用筆有老澗者有枯澗者者描人物有鐵線筆有蘭花筆皴葉游絲筆戰筆亦名師一家但調暢勁健為妙也

士夫畫

趙子昂問錢舜舉曰如何是一天夫畫也舜舉答曰謀家畫也子昂曰然余觀唐之王維宋之李成徐熙李伯時皆高尚士夫所畫蓋與物傳神盡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畫者其繆甚矣

舜舉以子昂俱宋元人

古畫用筆設色

古人畫用筆圓熟設色入絹系傳鮮思入神妙愈玩愈好雖年遠破舊亦有精神後人作之已者墨皆浮於縑素之上全無精采初觀可取久則意盡矣

院畫

宋畫院眾工凡作一畫必先呈一景然後上真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種種臻妙今朝廷內畫及民間畫人物皆然

無名人畫

無名人畫有甚佳者今人以無名命為有名不可勝數如見生即說其戴出高見馬即說其韓其畫也尤為可笑俱唐人

沒骨畫

嘗有一圖獨按熟絹蜀黃笺畫榴花百合皆無筆墨惟用五彩布成其榴花一樹百餘花百合一本四花花色如初開極有生意信乎其神品也品一作妙一筆罨三行待詔子居案

名畫無對軸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高尚士夫以畫自娛人家遇其適與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以孤軸為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米元章子元暉世稱小米即友仁也

裝裱畫

詳見裝裱書真定式

畫不脫落不宜數楷一楷則一損精神墨迹法帖亦然

邊道破碎處必用補葺其不可裁去裁則損畫多矣

古畫絹色

古畫絹色淡墨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煙薰黑者多偽作者取香煙灑或用電煙搗碎煎汁染絹其色黃而不精采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連三四絲不直裂偽作則否其絹亦新

古畫絹素

後增

唐絹絲盈而厚或有搗熟者有細梭絹闊四尺餘者

五代絹極盈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絹有等極細

密如紙者但是稀薄者非院絹也

元絹類宋絹有獨梭絹出宣州有必機絹極勻淨原密是嘉興府

魏唐密家故名密機趙松雪成子昭王若水多用此絹作畫

國朝內府絹與宋絹同兩京亦有好者

畫難題名

後增

宋宗南宮云范寬師荆浩王詵浩以二畫見送題勾龍爽因重禱
入水於石上見洪谷子荆浩筆名自然全不似寬下二字一作自寬者
後於丹徒僧房見有一軸山水與浩同於瀑泉邊題華原范寬
乃是少年所作信荆浩弟子也以一畫易之收以示鑒者以此論
之畫難題名也

佐考之勾龍爽蜀人宗初翰林侍詔喜畫古衣冠質野不媚
充善嬰孩之態 范寬華原人山水師荆浩晚年不及荆浩

河內人號洪谷子山水為唐宗之冠 王詵字晉卿太原人宗
時居開封為駙馬都尉尚宗女英宗公主善畫山水

御府書畫

宋徽宗御府所藏書畫目取俱是御書標題後用宣和年號玉
瓢御寶記之於中多有臨摹者其未可盡以為真收者宜子細辨之

題跋書畫

古人題畫書子引首宋徽廟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問禱書畫用
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子畫首趙松雪云畫至元朝遭一劫也
古人善畫者多新增俱見圖繪寶鑑

王維後增

唐王維字摩詰家藍田輞川開元中為尚書右丞嘗作輞川
圖山峯盤迴竹樹消洒石小巖乃斲樹梢 崔嵬葉多夾筆描
畫人物眉目分明筆力清勁蓋其思致高遠出於天性故詩中有
畫畫畫中有詩

張彦遠云右丞得興慶不論四時如畫百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
花同作一景畫畫袁安卧雪圖有雪裏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
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真此難與世俗論也 九寶鑑

李思訓後增

唐宗室李思訓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善畫設色山水筆法大勁

礪谷幽深峯峦明秀石用小劈斧刻葉夾筆堂作金碧山水
圖障筆格麗麗雅有天然富貴氣象自成一家法後人所畫
著色山水多師宗之然至妙處不可到也 子昭道官至中書舍
人受其父之執力其智思筆力雖未及其父然其妙亦至矣世稱思
訓為大李將軍昭道為小李將軍

董源 後增

董源江南人事南唐後主為後苑副使其山峭拔高崿從脚至
頂轉摺分明其石披麻其水皴紋樹多亭直甚惡卑夾筆兼之喜
作人物多用青紅衣人面亦用粉素論者謂水墨類王維著色如
李思訓其畫溪橋州渚皆有生意一片江南景也

李成 後增

唐宗室李成避地營丘因之為業儒工文時命不偶放意詩
酒寓興於畫初師關仝穎悟馳變思精格老有以過之議者謂

得山之體貌為古今第一子覺取登館閣贈成光祿丞然世絕無
成畫故不細論也

郭熙 後增

郭熙河陽温縣人宋御書院藝學工山水其山從其披盤迴水源高
遠多鬼面石乱雲皴雁鳥爪樹松葉攢針雜葉夾筆單相半人物
以大筆帶點畫金絕佳早年巧賒致工晚年落筆益壯自著山水
訓議論一時卓絕千古可規

米元章元暉 俱南宗 後增

宗米芾字元章元豐中人官太學博士出守無為一車建寶月齋鑿
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晉百齋法帖書法入神品及潤州京口溪山
之勝遂定居焉作海岳庵 山水學董源天真發露恠恠奇
結木松石自有奇思平生言世世田書畫故黃山谷呼云滄江夜虹
貫月畫是米家畫也

米友仁字元暉芾之子也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嘗侍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略變父法自成一派煙雲變滅林泉吐納綠草草而成

崔白 新增
宋崔白字子西濠梁人仁宗命畫垂拱殿御衣白補圖畫院藝學善畫花鳥道釋人物飛走之類極工於禽鳥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為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逐變

文與可 新增

宋文同字與可梓潼永泰人稱石室先生又自號笑笑先生錦江道人守湖州官至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墨竹精妙文潞公蘇東坡極稱道之或作古槎老梢淡墨一掃雖丹青極妙其形容所不能及也

李伯時 後增

宋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舒城人登進士第二日及至朝奉郎元

符中婦老龍眠山莊肆意泉石間作山莊圖繪事集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及前代名手以為已有專為一家作畫多不設色但作水墨畫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以腕也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惟臨摹古畫有用絹素著色者筆法如雲行水流有起倒論者謂鞍馬逾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米子思訓人物似韓滉瀟灑如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官至右軍蘭亭流觴曲水圖行于世

郭忠恕 新增

宋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後周博士太宗乃召為國子監主簿後忤旨流登州道中尸解而去善畫樓觀木石皆極精妙初師關仝

董羽 新增

宋董羽字仲翔毗陵人南唐待詔歸宋為四院畫工善畫

魚龍其洶湧瀾翻只尺汗漫莫知其涯涘也

蘇東坡 後增

宋蘇東坡高名大節照映古今復能留心墨戲作墨竹師文與可從地一直起至頂未曾逐節分以濃淡墨分葉背向枯木奇石時出新意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老硬奇崛如習中之盤礴也天抵寫意不求形似 季子過字叔嘗畫石以逼乃翁又善山水岩屋以焦墨為之官至中山倅

張舜民 新增

宋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丘居士紹聖中貶筠州之回宗追復直學士山水作秋景自題云我有故山常自寫名色殊殊莫及浴天涯畫上有浮丘二字可辨

揚補之 新增

南宋揚補之字無咎號逃禪老人南昌人也祖世家畫詩不

直秦檜墨微不起又清自號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亦自時所

松水石清淡間野獨梅為世一絕

後子季衡畫墨梅得補之家法又能作水墨翎毛
鄉舊劉夢良亦作墨梅

陳所翁 新增

宋陳容字公儲自號所翁福唐人端平二年生 王歷郡文學子粹臨江入為國子監主簿出守莆田賈秋壑似道招致宿舊為詩文畫家壯嘗作柳誠懸墨竹絳色山水可並董羽善畫景龍得亦變化之意淡墨成雲噴水成霧醉魚大叫脫巾濡墨信手以筆抹然後以筆成之或全体或一首隱約不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名重一時獨步百世

佐嘗見所翁龍頭自題其下或四言或長短句 子粗大而勁健詞語老古所翁二字下脚筆長往見真本字甚壯於此可知其偽也

世傳曾見真龍故多畫首後墨睛

李唐 後增

宋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宋宗補入畫院高宗建炎初以太尉邵淵薦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山水初法李思訓其後變化愈覺清新多喜作長幅大障其名大劈斧斨水不用魚鱗穀紋有盤渦動盪之勢觀者神驚目眩其妙也 夏士良云其山水人物筆意不凡尤工畫牛高宗雅愛之嘗題長夏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其眷愛如此

馬遠 後增

宋馬遠河中人光寧朝畫院待詔師李唐下世手墨斨正石斨用焦墨作樹石枝葉夾筆石皆方硬以大劈斧斨帶水墨斨甚古全境不多其小嶺或削峯直上而不見其頂或絕筆去景而不見其脚或近然天而遠山則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獨坐以滄角之景也

夏士良云其畫山水人物花禽種種臻妙院人中獨步也 祖興祖紹興中待詔工花鳥雜畫高宗每得名筆卷軸多令辨驗之

兄遠得家學之妙山水人物花果禽鳥疏澹極工毛羽燦然飛鳴生動之態逼真殊過於遠他皆不及

夏珪 後增

宋夏珪字禹玉錢唐人寧宗待詔賜金帶山水布置斨法與馬遠同但其意尚蒼古而簡淡喜用秃筆樹葉間夾筆樓閣不用尺界畫信手畫成突兀奇怪氣運充高

夏士良云夏珪善畫人物高低醜醜墨色如傳粉之已筆法蒼老墨汁淋漓奇作也雪景學范寬院中畫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也

趙子昂 新增

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宗太祖之後也世居吳興官至翰林
學士承旨贈江州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文敏宗際五朝名滿
四海書法二王畫法晉唐晉俱入神品 世傳其蘭竹馬面且多
其妻管夫人亦善畫竹梅蘭

子雍字仲穆官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宗師董源人馬
精妙長子鳳字允文畫蘭竹與乃父亂真集賢每題作已畫以
應求者故其名不顯 次子麟字彥徵登進士第之向浙省檢校善
畫人馬

李息齋 新增

元李衍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蔚丘人官至浙省平章政事致事
封蜀國公謚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初學于王澐游後學文湖州著
色者師李頗馳譽嘗世
子士行字遵道官至黃山石知州畫竹石得家學而妙過之尤善山水

錢選 新增

宗錢選字舜舉玉潭雲山人理宗景定間鄉貢進士善畫人物松
花竹翎毛師趙昌廣漢人宋人青綠山水師趙千里名伯駒南宋人尤善
折枝其得意者自賦詩題其上

佐嘗見其着他山水畫入絹素歷元至今粉墨如新

元顏輝字秋月廬陵永和人善水墨道釋人物亦之妙品
盛子昭 新增

元盛懋字子昭嘉興府魏塘鎮人得其父洪甫之學而過之善山水物
花鳥始學陳仲英名璚錢若人宋南渡人略亦父其法雖有餘特過
於巧

陳珪 陳仲美 新增

宗陳珪錢塘人理宗待詔號桂山善人物着色山水子璚世其學元

琳字仲美珽次子善山水人物花鳥無不臻妙見畫史
蓋得趙魏公之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論者謂
宗南渡以來無此手也

王元章 新增

元王冕字元章會稽上虞人能詩善墨梅萬畫
凡畫成必自題詩其上字俊逸詩渾厚俱可愛宋
作王冕傳

張天師 新增

元天師張與材字國梁初號薇山又號廣微字第三
鹽官州平潮有功善畫竹與龍

蕭月潭 新增

元道士蕭月潭淮人善白描道釋人物

李雪菴 新增

宗師溥光字玄暉號雪菴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
號玄悟大師善山水學閔全墨竹與子文湖州俱成逸趣

李如菴 新增

頭陀溥圓字大方號如菴俗姓李氏河南人於雪菴為法弟山水墨
竹俱學黃華

雪窓 新增

僧明雪窓善畫蘭日取有生意其他未工

高士安

元高士安字頽敬回鶴人居官公暇登山賞玩賸其湖山秀麗雲烟
變滅蘊于胸中發于毫端自然高絕甘公峯亦效法董源雲樹學
宋元章品格渾厚元朝第一名

高克恭 此見圖繪寶鑑 新增

元高克恭字彦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

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李成墨竹學黃華大有思致惟石濱浪澗頭水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

右舒志學云歷代畫者不可勝數略取數家以示知者

如王維李思訓董源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高士安十三人是已

佐既以是而繪寶鑑增添唐宗元名人而善畫得名者蓋不止此欲悉究群公宜取是而繪寶鑑熟玩之可也王佐識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五畢

